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RETREAT FROM CLASS

## 新社会主义

[加] 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鳳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鳳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社会主义 / [加]伍德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6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4903-2

I. 新... II. 伍... III. 社会主义-流派-研究-世界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747 号

---

**Retreat From Class**

Copyright © 1998 by Ellen Meiksins Woo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0-063 号

---

- 书 名 新社会主义  
著 者 [加]艾伦·伍德  
译 者 尚庆飞  
策划编辑 汪意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刘沁秋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6.75 插页 4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03-2  
定 价 19.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 强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主 编 许纪霖  
项目总监 刘健屏  
项目执行 蒋卫国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 RETREAT FROM CLASS

## 新社会主义

[加] 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在国内理论界并不怎么“知名”，文章也鲜有中译，至于学术专著则更是尚未见有完整译本。为便于读者了解作者及其作品之相关背景，特做以下介绍：

作者艾伦·伍德，可以说是英语国家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也是目前西方新左派阵营中一位较为活跃的人物，现在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格林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曾担任伦敦默林出版社《社会主义年鉴》的编辑。伍德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曾在美国著名的左派杂志《每月评论》上发表过大量论文，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 17 部。主要著作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形成》等。她认为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前途命运甚为关注，有着较强的责任感和忧患感。在获悉自己被评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时，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得到这一国家最高学术荣誉而满心欢喜，相反，倒是在谈到自己入选的原因时，不知道是不是有感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学院化和话语化，她冷冷地说道：“或许我们太温顺了，以致大家都不再觉得我们是危

险的人物”，应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派声音在当代西方学术与政治生活中的尴尬境况。读者面前的这本《新社会主义》，是国内出版的伍德教授的第一部中译本专著，该书于1996年获得了该年度 *Isaac Deutscher* 纪念奖，并被认为是近年来西方左派政治研究中最作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书英文版初版于1989年发表，1998年被收入新左派经典丛书 (*Verso classics*) 后再版。其英文书名为 *The Retreat of Class*，译成中文大概有“阶级的退却”之意。应当说这是一个现象层面上的描述，在作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使得社会阶级结构的阶级分析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转而投身“话语政治”，这似乎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苏。伍德认为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 *A New True Socialism* (缩略为“NTS”)，其中文意思是“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德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中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一种“有教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他们一致认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不是什么经济上的原因，而是人的固有的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而是人类理性的归宿。所以，“在个性不受损害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格律恩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既然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以为社会主义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是代表人

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那么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sup>①</sup>因此,他们在“真正的”三个字上面加了引号<sup>②</sup>,使之具有讽刺意味。

伍德认为,自从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诠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种崭新的理论景观呈现在我们面前,即,阶级政治的“淡出”与话语政治的“淡入”。她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阐释者大多是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比如,拉克劳、墨菲、巴里·汉迪思,保罗·赫斯,以及 G.S. 琼斯等。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理论风格也各有千秋,但他们似乎能够共同认同于以下的观点:即,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把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使意识形态与政治脱离任何社会基础,特别是任何的阶级基础;反对马克思关于经济条件自然导致政治力量产生,为其阶级形势所迫,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观点,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可能并不具优先性地位;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是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一位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伍德自然是要挺身而出,勇于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她指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新修正主义”,尽管它也声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借口时代的变化,拒绝承认阶级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于由“新社会运动”来进行的民主斗争,这是对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9 页。

② 同上书,第 298 页。

义传统的根本背离。的确,时代是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连续性的中断。对于时代变化与理论“发展”的指认,伍德是持谨慎态度的,她比较认同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以及戴维·哈维关于时代的定位,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最新变化并不“新”,“后现代”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变化只是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进一步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运动法则和它的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资本主义旧有的逻辑,比如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等原则,现在更能够渗透到它以前始终或多或少未能涉及的那些全新的产业部门之中。应该说,这也是伍德所以在当代保持左派立场的一个重要前提。

伍德所做的一系列批判,从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到拉克劳、墨菲与琼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内部的一种自我“否思”。但是这种“否思”究竟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逻辑的内在批判,还是一种抽象的“外在批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判断伍德批判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伍德在其批判过程中,如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实质出发,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缺失,那么这一批判对于理论的发展,对于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反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迷恋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情结,那么由此出发的批判无疑就是非科学与反科学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今天看来,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断地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一直是不绝于耳,种种所谓“重大发展”往往不得不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伍德教授的《新社会主义》一书便是一种来自同一理论阵营内部的不同声音。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在变化,理论必然就要来解

释这个变化了的实践,在解释变化的过程中,理论自身也相应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创新与发展,也可能是偏离与倒退。从已有的认知图式出发,用新的运思模式和思维范式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构建理论的新形态,并以之来把握变化了的当代社会现实,这当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如何能够在结合时代状况与现实具体将理论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的同时,又能与经典原初理论保持血脉“同质性”,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发展当中需要包含坚持的意思,但是它又不等同于坚持,完全等同就谈不上是发展。既然有不同,也就必然意味着在理论的原生形态和发展形态之间会存在差异和距离。这样,原生的形态与发展形态之间就必然是一种有序互动、相互制约的关系。就原生形态而言,它应该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允许差异与距离的存在,但是原生形态又绝不允许这种差异和距离成为一种“鸿沟”,否则的话,原生形态的存在既不合法又无意义。就发展形态而言,在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同时,更应当有一种谨慎严肃的科学态度,谨言“发展”,慎言“超越”。

应该说,伍德教授在她的这部作品中所讨论的上述问题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当前的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关性”的,值得我们对其加以重视与关注。因此,能有此机会向各位读者引介伍德教授及其作品,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希望伍德教授的其他作品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此外,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且是初涉译界,其中文字晦涩、苍白甚至谬误之处,还望得到大家指正批评。

尚庆飞

## 再版导言

任何一位作者在重读自己 10 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时,都会有些许不安,尤其该作品又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形之下,作为对某种特定而又稍纵即逝的思潮的一种回应而完成的。因此,这一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陈述或判断上存有缺憾。一些当时看上去很重要的批评与主张很可能在今天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断裂,或者说是当今最大的时代性转换之一——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使得距离感似乎更为强烈。

《新社会主义》一书是其时代的产物。然而,我认为该书对已然衰亡的思想倾向所做的批判性评述在当代仍然是有意义的。该书意欲对阶级、意识形态、政治、社会主义与民主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比当时更为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进行理论反思。我认为,即使是作为思想史,该书的重要性也已超出了它的主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成往事,但其原初意旨在今日之学术风尚中仍具活力。我认为本书可谓已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

就表面而言,从 1986 年起,特别是 1989 年以来,左派学术生活变

化较大。比如,在《新社会主义》一书最初发表时,“后马克思主义”一词不过正处在形成之中,今天,这个词却已经几乎无法指认。曾经用这些术语描述自己观点的人现在可能会——至少是在其原初意义上——拒绝那样的一种自我勾画。毕竟,在此术语生成之初,尽管它的阐释者们认为自己已经游离其外了,但它仍然意欲表明:他们共同源起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今天,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几乎是让人无以察觉。人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朝着与马克思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除了拒绝和否认之外——几不相关的方向游移。一切似乎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通往“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

尽管如此,把这一变化的轨程完全或主要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是不当的。因此,过分夸大这些事件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学术与政治所发生的“变化”是错误的。在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有一种不可打破的连续性。它们共同强调“话语”和“差异”,或者是现实的碎片化本质以及人类的认同。这些连续性,如果是确实存在的话,与那些“变化”比起来则是更为显著的,且其源皆可深溯至50年代和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们思想形成的时期。

为了正确地描述这些连续性,让我们首先对“变化”进行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造性矛盾在于,尽管这些人极力强调“差异”,坚决拒绝“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阶级政治,但他们仍然会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种无所不包的而且不伦不类的普遍性政治目标公开表示认同。由于如此众多的“差异”的存在以及诸如“阶级”之类的统一社会基础的缺乏,这些普遍性目标迫使后马克思主义者去依赖非常抽象的、非决定性的社会政治原则。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概念,本意是试图替换传统的社会主义设想,现在却不得不用非常模糊的措辞去加以界定,以服务于没有共同基础的“不

同”的解放目标。

无论如何,“激进民主”中的“民主”一词总是极为模棱两可的。悲观一点看来,因为缺少某种社会基础,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教义,要求知识分子扮演一个非同一般的重要的政治角色。后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诺的真实的民主斗争——比如反抗种族或性压迫——将被话语分析的学术政治所遮蔽。乐观一点说,“激进民主”的社会非决定性使其在政治实践中苍白无力。对于其全部的“反普遍主义”而言,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其欲取而代之的“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只能是过多地具有抽象统一性,而较少地具有社会历史的具体性。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转换。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但是,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借助于“散裂”<sup>①</sup>和“差异”,多多少少决定性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在这里,对于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原教旨主义”<sup>②</sup>、“理性主义”或“启蒙方案”都不再心存留恋。其最终结论不仅是拒绝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别的“普遍主义”政治,而且连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本身也一并予以否定。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事实上,很难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像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叙述一样模糊的一个政治原理,在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全部的政治基础之后仍然能够有效?

尽管存在这些表面上的转换,存在近期来的历史性断裂,然而,

---

① 或“碎片化”。——译者注

② 或“基要主义”。——译者注

在“苏东解体”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和今天的学术风尚之间的“连续性”比起“变化”来说却是更为显著。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不过是加快了在60年代就已启动的知识进程而已。

60年代好战分子属于漫长的战后繁荣期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已经成熟起来的一代人[在这里引用我本人在《新左派及其后继者的年表》或《现在谁是过时的?》(《社会主义文摘》1995)里用较长篇幅说明的一个观点],他们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此也要比他们的后继者更为模糊。第一代新左派在其形成时期经历的主要是战争与萧条,年轻一代的新左派,崛起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拥有对于资本主义常态的非常不同的感悟,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体系”,深深地执迷于表面上的成功。对此新的现实,当然存在着广泛的理论回应。但是,消费资本主义深入到学生运动(在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的影响下)当中去所形成的霸权性支配,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支配,已经一劳永逸地淡化了旧的反抗性组织。从此,阶级斗争的“古战场”上硝烟散尽,往昔的差异与分立在开放时代自由思想交流的浪花里无影无踪。

60年代末70年代初,工人阶级斗争性在几个国家里的迸发或许已经动摇了那种信念,而且他们确实也为“黄金时代”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然而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他们也将成为成熟的学者)仍然认同于一个不变的思想:即学生和他们的思想导师们将不得不去填补由学生运动所遗留的历史空白,而且,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要么是被“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取代,要么是化理论为“物质力量”。

伴随着某些调整与修正,尤为重要的是“阶级”从“阶级斗争”中的消失,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到“话语”的学术政治这样一条不间断的线索,把60年代的学生激进主义的几条线索与今天的学术风尚(而且甚至是把种种西方学生运动中的毛主义倾向和今天的后现

代主义：从“文化革命”到文本解构）连接了起来。在从此至彼的这样一条演化线索中，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后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倾向。

不管 80 年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 60 年代青年那里承继了什么样的反抗力量，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后左派理论中，资本主义无可替代，阶级政治所拥有的空间比起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更小。因此，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种始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强烈反抗性冲动的思想倾向，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缺点与矛盾冲突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暴露无遗时，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更甚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如，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展现出新的面貌；人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开始走上街头。然而，当前新左派对此却毫无准备。

欲判明这些历史演进会对今日之学术风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为时尚早，但最近爆发的“阶级斗争”（同时，“差异”与“政治认同”这些宣言在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还有就是，受物质条件和阶级的影响，种族与性的压迫方式更为明显）或许会有助于说明近来潜入后现代话语的某些“自醒”。有迹象表明，今日学术名人堂中的一些领风人物——比如，雅克·德里达、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理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正愤怒于那些由反普遍主义、反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强加的种种理论与政治的约束。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言，这是一个创新的时刻。此时此刻，为什么要退回围绕已然消逝的或已为人遗忘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去呢？其中一个答案是，这将有助于沿着当今已入僵局的后左派政治思想回溯至其关键的转折之点，在那样一个把阶级，连同社会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我们的